

每日话题

【编者按】

近期，“新华每日电讯”公号新推“每日话题”栏目，针对每天最受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，集纳媒体评论，展现多元声音，引导理性发声，可以让读者“一文读懂一个话题”，欢迎关注！

今天，我们汇总了过去几天的“每日话题”稿件，扫描二维码即可阅读。 本周主持：刘婧宇

抓只老鼠奖5元，跟猫抢生意？

近期，江西两地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发起“全民灭鼠”活动，每抓到一只可奖励5元。有人担心这一政策可能诱导人们“养鼠套现”，有人担心物质激励不可持续，也有人认为不应该急着泼冷水。你怎么看？



人脸识别进课堂，这样真好吗？

中国药科大学在部分教室“试水”安装人脸识别系统，用于日常考勤和课堂纪律管理。据说连学生发呆、打瞌睡和玩手机等都能被识别。有评论称，这是技术的进化，教育的退化；也有评论认为，如果不涉及侵犯隐私，能帮助学生学习好学业也无不可。



换脸可能“丢脸”，你还“ZAO”吗？

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“换脸”APP一夜爆红，然后遭遇“全网声讨”。除了视频素材涉嫌侵犯版权外，另一个重要争议是对用户隐私信息的过度采集——脸属于生物识别信息，一旦泄露将给用户带来难以消除的影响。



“炒鞋”4天涨价9倍，谁是罪魁祸首？

“70后炒鞋，80后炒币，90后炒币，00后炒鞋”。如今很多年轻人在网络炒鞋，有人甚至因此月入百万，还出现了专门的球鞋交易所，衍生出AJ、耐克、阿迪达斯三大指数。谁在背后推波助澜？这会是“郁金香泡沫”的翻版吗？



21本“村长笔记”里的260个梦想

本报记者商意盈、许舜达

王丰华走了，留下了写得密密麻麻的21本工作笔记。笔记本记录了260个村民梦想，如今大部分已经实现。

送别王丰华那一天，来了上千人。遭像里的王丰华，干干净净的小平头，细长的眼睛微微眯起。送行人哭得泣不成声，都说“这样的好干部，如果不走，村里还要大变样呢！”

王丰华是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迎丰村村委主任，曾获杭州市“双百”优秀乡村干部、杭州市劳动模范，去世时年仅56岁。

圆梦进行时

“只饮迎丰一弯水，止用迎丰一张纸。”一行工工整整的字，被王丰华写在21本笔记本的封面或扉页上。他从2013年年底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后，就开始了记工作笔记的习惯。

里面除日常工作日程、工作思考、跟工作相关书籍阅读摘录外，还从不间断地记录村民们的梦想。

唐正义，文化礼堂要弄好；方荣莲，家里住得高，要解决自来水出水特别小的问题；万晓勇，门口装一道减速带……从村庄建设发展到村民自己的“小心愿”，足足260多个，他一个不落地认真地记。已经完成的梦想后面，他认真地打上了勾。

2015年，迎丰村里百十个有代表性的村民梦想，被细心地分门别类贴在一块大木板上，做成一面“心愿墙”，立在村委会门口。王丰华曾说，这是村两委干部们的“军令状”。

村民们的心愿，很快一个个实现：三轮车都难走的小路，变成了4米宽的双车道；破败的旧祠堂，修缮成了大气美观的文化礼堂；老百姓意见很大的垃圾房被全部清除，实现了垃圾直运；快倒塌的知青点被改成了养老驿站，里面开设了价格极其便宜的老人食堂，而自付的餐费里有一半还是王丰华自掏腰包贴的……

一直以来，迎丰村的主要产业是山核桃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山核桃。现在村里环境好了旅游也发展起来了。迎丰村先后获得杭州市美丽乡村精品村和文明村、临安区村落景区创建村等近10项荣誉称号。2018年，村民人均收入达到2.9万余元，比2013年翻了一番多。

村民万爱华一提起王丰华就红了眼圈，她说，村民的梦想其实都是村里发展最需要解决的问题。“丰华当主任的这2000多天里，迎丰村真的大变样了，他真的是直到去世前一刻，都还在为村里操心。”

以梦为马

实现村民的梦想，是王丰华的梦想。

迎丰村党支部书记朱永春说，王丰华是村里的能人，虽然初中都没念完，但好学善学，办过搪瓷厂，搞过建筑工程，家里经济条件很好。之前村里也想说服他回来，他婉拒了，2013年却主动参选村委会主任。

“那时候村里情况很糟糕，村集体负债一百多万元，村民怨气很重，他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把挖机一卖，一心投入了村里的事务。”朱永春说。



▲2018年12月8日，第五次化疗后，王丰华（右一）冒雪坚持踏雪村里养老驿站的建设。 新华社发



▲8月20日拍摄的迎丰村文化礼堂。 本报记者翁忻阳摄

王丰华有主意、有干劲、有办法，还投入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。他的妻子徐亚君说，他从早到晚都在村里，也几乎没夜里一点前睡觉。“小孙子每天傍晚都会趴在窗口等爷爷回家吃饭，常常等到天黑了也不回来。”

虽然全心全情投入，但村里工作依旧不好干，不被理解的事也常常有发生。为了实现村民“让小汽车开到家门口”的“梦想公约数”，王丰华带头拆违、拆危、拆旧，拆出空间，拓宽村道。

这其中，首当其冲拆掉的有他哥哥和姐姐的房。兄弟之间还好说话些，但等拆到他姐姐家时，就没那么顺利了。王丰华的姐夫回忆道：“因为这件事他们姐弟俩很长时间不来往，但拆的他一点都不客气。”

有村民改不了老习惯，在建好的民宿风情精品线围墙上私搭柴棚。王丰华听说了，马上赶到现场劝阻，村民不听。他裤腿一拉，准备上墙强行拆除。违建村民年轻气盛，操起棍子结实实地砸在他的腰间，王丰华被砸得尿血，住进了医院。但当王丰华听说这位村民被派出所带走后，

他心里比谁都急，强撑着给派出所打电话“捞人”。村集体经济薄弱，所有建设发展都要花钱，大家都说，王丰华是出了名的“抠”。礼堂、国学馆不请设计师，图纸都是自己画出来的；请工人也要讨价还价还到最低；出去学习考察的路费也不舍得花村里的钱，反而让他妻子跟着买单……

永不消逝的梦想

2018年7月，在腰疼得辗转反侧、脖子上又出现大面积肿块后，王丰华不得不去了医院。一检查，已经是癌症晚期。

一边积极治疗，一边对村里事务依旧念念不忘。住院前一刻，他还站在村口的大香樟树下为村里古树保护搭样板。

2018年12月8日，第五次化疗刚结束的王丰华让家人开车送他回临安，看一眼他在竞选时候向村民承诺要建设好的万家国学馆——这时候的国学馆正好处在基础放样阶段。



▲8月20日拍摄的王丰华生前的工作笔记。 本报记者翁忻阳摄

投身基层的“90后”，他们的工作生活啥“姿势”

投身基层工作的“90后”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来到偏僻小镇；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融入看似单调的乡村日常

来到乡镇工作两年以上的基层青年，几乎都能说出令自己颇有成就感的事例

本报记者邓倩倩

随着“90后”逐渐登上社会舞台，一批批新鲜血液输入基层工作队伍中。记者近日在福建偏远山区闽清县塔庄镇蹲点调研，近距离接触了一批“90后”基层工作者。这些投身基层工作的“90后”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来到偏僻小镇，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融入看似单调的乡村日常。

他们平日如同吃同住，工作、生活都在塔庄镇党政大楼里。这种“寄宿”式工作模式也是乡镇工作者的常态。

那么，他们在工作生活中是什么状态？这份基于塔庄镇“90后”基层干事的观察，或可视为群态的缩影。

基层编内工作是稳定的职业优选

被问到来基层工作的初衷时，不同人有不同答案，但也不乏一些共鸣。

“我毕业于政府管理系，当初想着专业对口，能够学以致用，就来了。”1992年出生的罗源姑娘谢陈婷曾加入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项目，最终来到了福州下辖闽清县。

像谢陈婷这样毕业后参与服务基层的人员不在少数，塔庄镇还有两位“三支一扶”计划的年轻人。除了希望通过基层锻炼提升自身能力之外，他们也看重政府对于“三支一扶”人员再就业



▲塔庄镇人大会议前夕边吃饭边改稿的张晨铭。

的优惠政策。目前已满两年服务期的黄志伟继续参与塔庄镇工作的同时，也在准备公务员考试。

在一些“90后”看来，基层编内工作是一种稳定的职业优选，且不受限于所学专业。

张晨铭原来学的是土木工程，2017年考上公务员之后，他从一个工科生变成负责各类公文事务的党政办职员。“大学实习时在工地上工作，危险性高且漂泊不定，而公务员工作相对比较稳定，家里人也都希望我成为一名公务员。”

这群“90后”基层工作者当中，也存在不少年轻人返乡就业的情况。黄世珍本科毕业后成为一位大学生村官，之后考上了塔庄镇的公务员。“我家就在这里。如果出去工作，还要解决住房等很多问题，而且父母年纪也大了，也需要照顾。其实所有人都想回家乡的单位，我已经提前完成了目标。”

这是回乡青年的真心话，家人是他们最大的牵挂，家乡建设也是他们的责任与抱负。



▲独自主持会议的谢陈婷。

都如数家珍。这位未满22周岁的小伙子曾当过炮兵，因特殊情况退伍回乡，参与了基干民兵，由于表现出色而被聘到镇政府工作。

洗澡都得带“值班手机”进浴室

乡镇基层的工作千头万绪，对于这些“90后”不是不小的挑战。

这栋党政大楼里，他们工作在楼下，生活住楼上，除了各个时间节点的打卡之外，几乎没有上下班概念。当谈到值班日经历，人人都会提到一个亲密的伙伴——“值班手机”。

“值班手机”连接着党政办公室的座机，需保证24小时有人接听，及时接收上级任务或突发事件通知。“我洗澡都把它带进浴室。”“有它在，我早上不用闹钟就能自然醒。”“现在一听到和值班手机一样的铃声，我就神经紧张。”……

“来到基层后，发现党政部门的工作和我原先想象的很不一样。”谢陈婷告诉记者，“我们不像县直单位那样分工明确，每个人都身兼数职。”



▲黄辉枝（左一）向群众了解河道卫生情况。 本报记者邓倩倩摄

从生涩到适应再到熟练，基层是最能锻炼人的地方。来到乡镇工作两年以上的基层青年，几乎都能说出令自己颇有成就感的事例。

蔡嘉玲在塔庄工作4年了，她说，每年看着自己一批批志愿当兵的青年送进军队中，觉得工作很有意义。她经历过2016年闽清“七·九”洪灾，翻出手机里的存照，就回忆起趟洪水搬运救援物资的场景，她曾好几天不能洗澡而导致腿上起了红斑，“虽然当时很艰苦，但大家出奇团结，一心扑在救灾工作上。”

灾后每日白天下村走访，晚上统计名单，紧接着搭班车往县城报批……这是杨艺伟持续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状态。

“闽清一共受灾1865户，塔庄有414户，农田被淹7200亩，我们勘察了60多处地质灾害点。”他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些数据，正是因为参与救灾救援，让他对塔庄的土地情况了如指掌。

黄辉枝也参与了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，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三面锦旗，与他到贫困户、残疾人的帮扶有关。他有着超乎同龄人的老练，每天

办公室里都有不少来找他办事或聊天的村民。他说，上汾村、甲洋村几乎每户人家都认识他。最让他们欣慰的是，经过半年几乎无休的加班加点，受灾群众终于都能在新房里过节了。

年轻人待不住是普遍难题

塔庄镇一些老干部告诉记者，这群年轻人文化水平较高，懂得使用现代办公技术，因此塔庄的急、难、重活几乎都靠他们撑着。但是，人手不足，年轻人待不住是乡镇基层面临的普遍难题。

“综治中心的事情涉及公检法等各个模块，但很多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更别提碰到年中、年末检查时，忙得焦头烂额。”颜智胜无奈地说。“上面千条线，底下一根针。”李毅（化名）每天都需要统计“六清”工作进度报表，内容具体到每日每村处理几吨垃圾，清理几条沟渠，发动群众投劳人数多少人次等，足足24项。

基层单位的编制往往常年空缺，加上不少县里部门来借调基层干部，人手则更紧张。“说实话，忙点没关系，但是乡镇人少事多，不同编制的人都干着一样活，待遇却差别不小。”一位事业编制的“90后”诉苦道。同工不同酬，是乡镇干事的一块心病。

同为事业编制的颜智胜即将成婚，来自家庭的压力也落到了他的肩上。他的未婚妻在闽清县城工作，他们成了“周末夫妻”。漳州媳妇蔡嘉玲则每周都要辗转大巴、公交、动车，花费大半天时间，才能和丈夫团聚，压力更大。因此，他们期盼着早日结束与家人两地分居状态。

对于单身的年轻人来说，他们也有着各自的“五年规划”。作为家中独子，杨艺伟的想法很实际，他说，“如果5年内在这里成家，就扎根闽清了。如果没有，就考虑回漳州。”

而张晨铭似乎已经做好了留在闽清的打算，“应该是回不去了，现在的工作还算稳定，干部成长也都需要基层经验，一步步往前走。”

